

莎士比亞 筆下的愛神

邵天華著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莎士比亞筆下的愛神

邵天華 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 K.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版 文/211 P.104 32K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前記

一

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涉及愛情，把愛情置於前景或視爲唯一主題，不這樣便會被視爲缺少了魅力。

文學作品之對於它的讀者的影響，是見仁見智的。有等精神活動微弱的人，他們看了談情說愛的戲或讀了同樣的小說和詩以後，便偏執着一點，認爲人生只有愛情。如果這些人也變成了詩人和藝術家，他們的作品自然是除愛情以外更無其他東西。後來這些詩人藝術家又向他們的讀者散佈更廣泛的影響，於是做成更多精神活動更加微弱的人。然後這些精神活動更加微弱的人中的一部分又成爲詩人和藝術家，又更廣泛地散佈更加低劣的影響……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

但這樣說，並非有意貶抑文學作品中的愛情對於披露人類心靈隱秘的意義與價值；只是因爲時下流行的那些所謂文藝小說和影劇上所談到的那一套卿卿我我的濫調，和真正的

大師巨匠把握着生活中最便於說明生活真相的一環——愛情——去說明與指導生活的深意一比，往往不過是黯然無光的陳陳相因，所以令人不無感慨而已。

與此相反，如果涉獵文藝而無觀於它的愛情描寫所給予我們的生活教訓的話，那也等於入寶山而空手回。

值得注意的是：文藝鑑賞不應該只限於感官的，我們應該同時動用我們的眼耳和心，加以自己的體驗。這樣，文藝作品中的愛情描寫，庶幾不致成爲少男少女們的一種有損無益的娛樂；對於生活閱歷較深的成年人來說，也庶幾不僅止於負曝閒談而已。

所以選擇具有較深廣的啓發作用的作品來欣賞是明智的。

爲此，我們有理由特別重視「莎士比亞」。

二

如所週知的，「莎士比亞對人類的精神面貌發掘至深。他通過劇中各色各樣人物的口說出來的話，或具有發聾震聵之力，或雋永而耐人尋味。

「但這些話既然是從各色各樣人物的口裏說出來的，其中有正面的人生教訓，亦有側面的諷喻和反面文章；因此，我們便不宜把正面的嘉言雋語跟憤世嫉俗的嬉笑怒罵、側面

的諷喻以至貌似嚴肅的反面文章都混爲一談。」（見拙選「莎士比亞語錄」前記）。

這是欣賞「莎士比亞」的人所不可不知的。

莎氏發掘人類精神面貌是從多方面下手的。莎氏作品可以比之爲充滿了人生教訓的學問之海。水可以福人也可以禍人，學問與智識固然也如此，而特別是被稱爲「人生教訓」的那種東西，更是如此。它既可以啓發人的生活，導人的性靈於高潔，予人以生活的智慧與勇氣；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比「一加一等於二」或「氫二氧一」的水分子式之類更易被人曲解和誤解。人而不知去理解生活，那是愚蠢的，但生活知識之對於一個不善於理解和運用它的人來說，它所能給予人的就可能不是智慧與勇氣，而僅僅是使人更傾向於滿腦袋的憤世嫉俗、恃才傲物或玩世不恭、滿腦袋的「老世故」，平白使一個人變成老奸巨滑而已。

坊間常見的「處世哲學」或「酬世錦囊」一類的書害人之甚，於此是一註腳。

筆者自選輯「莎士比亞語錄」一冊後，衷心惴惴然頗有如上的內疚。現在拿這本小書問世的目的，便是要就着描寫以愛情爲人生幸福追求中心的莎氏喜劇中的一二要旨，試圖掘取其中於人有益的教訓。可能的話，對於該冊語錄中的其他重要旨趣，也將另篇略陳管見，以補選輯那樣一本語錄初衷的不逮於萬一。

本書主要說到如下的東西：

第一是關於盲目的愛情的諷喻。據說愛神是一個手執弓箭的盲目頑童。據說戀愛全憑命運作主。

第二是關於愛情的魔力之謎。據說古往今來的英雄智者都毫無例外地屈膝於那個手執弓箭的矮小巨人邱必特之前。

第三是對於盲目的愛情的否定，是從「人受盲目的命運擺佈」說起，說到「人支配命運」。

第三點臨了，是把本書歸結到一個「命運」的問題上去尋求一定的生活教訓。

筆者決非此中通人。以一個「莎士比亞」的普通讀者向熟朋友公開他的讀書割記般態度拿出來的這些淺見，如果它還能引起人爲了生活而去讀「莎士比亞」的興趣的話，那將是筆者幾乎不敢奢望的收穫了。

目錄

前記

盲目的頑童——邱必特……………

一

一 諷喻一束……………

二 「一切都是命運在作主」……………

三 被裝上了假眼的瞎子……………

四 蒙起眼睛捉迷藏的傻子……………

五 參差顛倒……………

矮小的巨人——邱必特……………

三一

一 無堅不摧的利箭……………

二 手執鞭子貶責愛情的人也戀愛……………

三 「我的劍是絕對服從我的愛情的指揮的」

四 據說歷史也被愛神牽着鼻子走

盲目的射手、有眼的箭塚……………

五九

一 女性讚美、人生獎品與兩種隱喻

二 愛情對於沒有眼睛的人才是盲目的

三 以自己的眼睛決定自己的命運

四 人生酬報

五 不是賭注、是獎品

六 人是命運的主人，不是奴隸（代結語）

盲目的頑童——邱必特

一 諷喻一束

在詩人和文學家的筆下，愛情，它是往往被描寫成盲目的。

在許多爲世人所傳誦的詩篇裏，在舞台上，在小說中，戀人們往往被描寫成：鬍鬚他們的眼睛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掩着的，他們的理性和情感就像是被這隻看不見的手完全隔斷了的一樣。

在莎士比亞筆下的某些人物的口裏，就有不少諸如此類自怨自艾的、嬉笑怒罵的、或是憤憤不平的話：

「愛情是不用眼睛，而用心靈看的，因此展着翅膀的邱必特常被描成盲目；而且愛情的判斷全然沒有理性，愛神便據說是一個孩兒，因爲選擇方面他常會弄錯，正如頑皮的孩子常會發假誓一樣，司愛情的小兒也到處賭着口不應心的咒。」

（見「仲夏夜之夢」）

「維納斯的那個壞蛋私生子（按指邱必特），那個因為憂鬱而感孕，因為衝動而受胎，因為瘋狂而誕生的，那個瞎眼的壞孩子，因為自己沒有眼睛而把每個人的眼睛都欺蒙了。」

（見「皆大歡喜」）

「世界上理性可真難得跟愛情碰頭在一起，也沒有那位正直的大叔給他倆撮合撮合做朋友。」

「情人們和瘋子們都富於紛亂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覺，他們所理會到的，永遠不是冷靜理智所能充分了解。」

（見「仲夏夜之夢」）

「智慧和愛情祇有在天神的心裏才會同時存在，人們是不能兼而有之的。」

（見「特洛埃圍城記」）

「戀愛是盲目的，戀人們看不見自己所幹的傻事。」

（見「威尼斯商人」）

「你要是愛她，你就看不見她。」

「因為愛情是盲目的。要是你有明亮的眼睛，你就可以看見自己的愚蠢。」

（見「維洛那二士」）

「她夢寐懷念着一個忘記了她的愛情的男人，你癡心熱戀着一個不願接受你的愛情的女子；

戀愛就是這樣的參差顛倒。」

(同上)

「戀愛是一個偶然的機遇，有的人被愛神射中，有的人却自己跳進網羅。」

(見「無事煩惱」)

.....

除此以外，用以諷喻愛情的盲目性質的如珠妙語，在莎氏作品中還可找出不少。

二 「一切都是命運在作主」

那一隻老是在捉弄情人們的，看不見的手，它是什麼呢？

在莎士比亞的早期傑作「仲夏夜之夢」裏，對於這個問題給了一個有趣的解答。

莎氏的「仲夏夜之夢」，展開了一個抒情的夢想的境界，在這世界中遊戲追逐的神仙和人類，除了爲戀愛而苦悶之外，都是不識人世辛酸爲何物的。

在「仲夏夜之夢」裏，有甲乙兩對戀人。

甲男和乙男同戀甲女，可是甲女祇篤愛甲男而不接受乙男的愛。

乙女篤愛乙男。她愛他，簡直愛到着了迷，簡直到瘋狂的程度了。她對他說：

「我是你的一條狗，你越是打我，我越是討好你。請你就像對待你的狗一樣的對待我吧，踢我，打我，冷淡我，不理我，都好，只容許我跟隨着你。在你的愛情裏還能要求什麼比一條狗還不如的地位嗎？但那對於我已經是十分可貴了。」

但乙男一心一意只對甲女懷着單相思，乙女在他的眼裏不管是糞土蛆蟲，雖然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說乙女比起甲女來是毫無遜色的。

他聲色俱厲地斥逐她，辱罵她，用很可怕的話威嚇她，要她離開他的眼前。可是，沒有用。

乙女一直是寸步不離地追隨着乙男左右的，她苦苦地哀求他的憐愛。她說，「是你吸引我跟着你的，你這硬心腸的磁石！可是你所吸的却不是鐵，因為我的心像鋼一樣堅貞。」

乙男光火得幾乎要動手揍她了，可是她不怕，她仍舊溫婉地說，「我願死在我所深愛的人手中，好讓地獄化成了天宮。」

這樣的事情真是！手執弓箭的神童，要是他還懂得幾分人性的話，實在是應該動一念憐憫之心的。

在另一對，甲男和甲女却融洽得如魚得水，要不是甲女的爸爸死命反對的話，他們倆

簡直就是佳偶天成。

甲女的爸爸屬意的是乙男，他企圖用國法和家規，迫使他的女兒就範。不料這樣一來，反促成了甲男和甲女實行私奔了。

乙女和甲女原是閨中摯友，她獲知甲女和甲男私奔的消息，便向自己的薄倖郎——乙男——告密，這個癡心女奢望她的薄倖郎因此可以死了對甲女的單戀，而給予她以不小的「酬報」。

可是，乙女的癡心妄想落了空了。

就在仲夏的某夜，甲男與甲女逃入森林中。乙男追逐甲女，乙女也跟蹤着乙男。

不僅凡人爲了愛情而受苦，原來神仙們也並不會例外。

就在這兩對人間情侶竄入森林的當夜，恰巧仙王大駕來臨，他要在这林子裏大開歡宴。

更湊巧的是：冤家逢狹路。在森林裏，仙王碰見了他的怨偶——仙后。他們不見面則已，一見面便要吵嘴。

仙后剛偷到一個印度小王子，她把這孩子寵愛得像心肝寶貝。仙王看着有點眼紅，想把這孩子要過來，充作自己的侍童。仙后當然不讓。於是，他們又吵起來了。

仙后譏笑仙王的嫉妬，仙王也不滿仙后的驕傲，稱她做壞脾氣的女人。仙后諷刺仙王怎樣溜出仙境，扮作牧人的樣子，整天吹着麥笛，向風騷的牧女調情。仙王也數說起仙后爲了偷情，怎樣跟人間佳麗爭風吃醋的事。這樣彼此互相揚穢，終至不歡而散。

仙王爲了報復，他要懲罰一下他的王后。

他召來了頑皮的小精靈迫克。

在「仲夏夜之夢」這故事裏，「頑皮刁鑽的仙童迫克，也就是永久青春的象徵」（見朱生豪譯莎氏戲劇全集第一輯提要）。他是這樣的一個小傢伙：看見一頭肥胖精壯的公馬，他就學着雌馬的嘶聲把牠迷昏了頭；有時他故意捉弄鄉村姑娘，在人家的牛乳上撮去了乳脂，使人整天也攪不出奶油來；有時他使酒不能發酵；有時他把走夜路的人引入迷途，他自己却躲在一旁竊笑；但他有時也在暗中替人磨穀，或給人以別的什麼好運道。

不過，他大抵總是在捉弄人或逗人發笑的時候多。

仙王召來了小迫克，吩咐他一樁任務：要他去採取一種奇異的花汁。

這種花汁，要是滴落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無論男女，醒來一眼看見什麼生物，無論是獅子也好，熊也好，狼也好，公牛也好，或者好事的彌猴，忙碌的無尾猿也好，都會發瘋似地對牠戀愛。

仙王就準備把這種花汁去捉弄一下他的王后。

恰巧仙王聽見了乙女在林向乙男苦苦求愛而遭到拒絕。他很同情乙女，就順便吩咐小迫克也找機會把一點花汁滴在乙男的眼皮上，好玉成乙女的癡念。

迫克遵命，一一完成了他的差事。

仙后在酣睡中被滴上了奇異的花汁，一覺醒來，她發瘋地愛戀着一頭驢子——其實是讓頑皮的小迫克戴上了死驢頭骨的一個路過森林的凡人——她親暱地稱呼她面前的驢子爲「我的溫柔的寶貝」，並向它大獻殷勤說，「來，坐下在這花床上。我要愛撫你的可愛的臉頰，我要把麝香玫瑰插在你柔軟光滑的頭顱上，我要吻你的美麗的大耳朵。」之後，她把森林中的精靈和衆仙們打發開去。她熱烈地擁着這頭驢子睡下，不勝其陶醉地喃喃說，「菟絲也正是這樣溫柔地纏附着芬芳的金銀花，女蘿也正是這樣纏繞着榆樹的臂枝。」

可是，小迫克在完成另一樁使命時，却發生了錯誤。

迫克本該是把花汁擠在薄倖的乙男眼皮上的，他却把熟睡中的甲男誤認做乙男。

中了花汁魔力的甲男，一覺醒來，第一眼接觸到的恰巧是乙女。於是，甲男着迷地追求起乙女來。但乙女一心只迷戀着乙男。她以爲甲男不過是有意跟她尋開心。

甲女本來因爲禮貌的關係，故意離開甲男睡得遠遠的。她從黑暗中一覺醒來，央求着

甲男的扶持。可是，中了魔力的甲男現在却視她如同陌路人，一如以前乙男對待乙女那末一副薄倖的樣子。

仙王發覺小迫克的錯誤後，便要設法補救。

這時乙男也倦極思睡。仙王向小迫克如此這般一吩咐，於是乙男的眼皮也中了花汁的魔力。

乙男一覺醒來，一眼看見了一向視同陌路的乙女，果然便發瘋地愛起她來。

受寵若驚的乙女，她不特不敢相信自己的幸運，並且還非常氣惱。因為她以為兩個男子現在竟携起手來捉弄她。本來是幸福的甲女，現在變成不幸了，所以甲女也因嫉恨而咒罵起乙女來。這末一來，乙女真是苦透了。

本來是兩男同戀甲女的，現在却變成兩男同戀乙女。

本來甲男和甲女是幸福的，現在却變成兩男兩女全是不幸的了。

更遺憾的是，本來吃盡苦頭的乙女，現在她覺得自己受人愚弄，比起從前害單相思時更為受苦。

因此，乙女便憤憤不平地認為手執弓箭司愛情的神不過是一個盲目的無知小孩。而頑皮的小迫克也禁不住向仙王不勝其感慨地說：

「一切都是命運在作主。」

「甜蜜的愛情往往是命運嘴裏的食物。」這是另一齣莎劇「特洛埃圍城記」裏一個碰得焦頭爛額的盲目戀人說的話。

自然，假如那隻看不見的手願意的話，它也可以不吝舉手之勞，使天下有情人盡成眷屬，各得其所，皆大歡喜。這故事裏的甲乙兩對情侶的結局，便是如此。莎氏其他的愛情喜劇，也大都如此。但無論如何，好像總不是憑人的理性作主的事。

「愛情的判斷全不由理性作主」，莎士比亞在他的許多齣喜劇裏反覆說到這一諷喻。所以「仲夏夜之夢」裏的一個角色，把情人和瘋子視爲同類。他說：情人們和瘋子們都富於紛亂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覺，他們所理會到的永遠不是冷靜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

最妙的是莎士比亞通過這個筆下人物的口，把詩人也列入瘋子一類裏。他說：

瘋子，情人和詩人，都是空想的產兒。瘋子眼中所見的鬼，多過於廣大的地獄裏所能容納；情人，同樣是那癡狂妄地，能從埃及的黑臉上看見海倫的美貌；詩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妄的一轉中，便能從天上看到地下，從地下看到天上。

然而，諷喻到底不過是諷喻而已。